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七回 陌上羣帷客來不速 燈前弄影記到名詞

卻說謝應辰因《織錦》一圖投合了顯貴心理，居然做起權門清客來。有一天，在某公席上，認識了前清首輔恩公的公子長鶴山。那位長爺雖沒做過官，靠著餘蔭，那起居飲食是京裡獨一無二的。並且早歲多識了幾個字，會做了幾首詩，不因不由的竟充起名士來。他家裡有名的三多：一多金錢，二多姨太太，三多半真半假的古書畫。平日車馬喧赫，與民國貴臣往來，實行那「滿漢聯歡」四字，倒也聲譽習習，很有幾個人供奉他。那天席上遇見了謝應辰。那卷《織錦圖》自應辰到處帶著的，這次被長鶴山見了，眼熱到十二分，屈尊紆貴的同應辰講了回話，便提起《織錦圖》來道：「這種絕品，聽他流落人間不遇知己，真可惜了。兄弟最愛的是古書畫，倘許歸置案前，便合函紫檀，名香，馨香供之呢。」應辰明知機會來了，卻笑道：「美人名畫，都是天壤尤物。若把個美人儲向金谷蘭閣，溫存體貼，悅目銷魂的只一個人罷了。原情立論，究竟辜負了天地生才的初意。倒不如生在華門主寶，長入曲院歌場，雲鬢霧鬢，玉貌花容，沒一處不供人贊歎，恣人賞鑒。今天下有情無情人，一齊說誰家女郎姿溫如玉，命薄如花，翻足酬造化團玉溫香的一片美意呢。這次攜這卷《織錦圖》入京的本意，原不過體文敏夫婦苦心造就，俾巨眼人知天壤間有此一畫罷了。」

鶴公既慙如此，還請稍緩數載，待僕下京洛，溯長江，歷川漢，攜他遍海內，多邀幾個名公賞鑒後，再來奉贈罷。」

鶴山是個豪貴，倚著金錢勢力，從沒被人駁回過。今天卻給應辰將美人雅喻，輕描淡寫的軟拒住了，不覺面上一呆。只又礙著平日是附庸風雅過來的，不便把金錢勢力施展，只得假裝著贊歎道：「名論不刊，佩服佩服！且俟尊駕重來時，再議罷。」說時，將《織錦圖》摩挲一回，各自入席。

卻好那天劉其光因與某公有特別關係，陪坐末席。見鶴山與應辰的神景，明白了一半。那官場交際，原是鑽營的良機，乖巧的觸景生情，無微不至，自然左右咸宜。看官不要笑其光一個，那些飛黃騰達一日三遷的，誰不似其光呢？入席以後，其光便著意應酬應辰，把應辰住址目的探了個明明白白。到席闌客散時，便悄悄的向鶴山道：「您愛上著《織錦圖》麼？遲幾天得著，想還不致什麼呢。」鶴山正不捨這圖，聽了其光的說話，知他是個伶俐幹練的人，便點頭笑道：「好歹你替我設法罷！」其光受了這闊人的命令，非常快意。

鶴山卻不待席完，先自走了。出門上了馬車，轉了幾個彎，才到觀音寺大街。那馬車本是京城裡獨一無二的，又華麗又寬敞。到這條街上時，正在十點鐘光景，車馬闐咽的時候，卻給迎面來的幾輛車擠住了。那車夫是倚勢橫衝直撞慣的，那裡把他們放在心上，舉著鞭沒頭沒面的向對面趕車的抽上去，嘴裡還吆喝著道：「瞎了眼珠的，那裡不給你走，卻偏走到這兒來？」

那知對面趕車的見鞭子厲害，身子一避，手便一鬆，轆下的馬便直跳起來。車中「啊啣」一聲，車簾起處，早露出個半身美人來。

鶴山不見猶可，見了時，只見他半天風韻，一世明姿，恍惚是在那裡見過的一般。那女子也春山擁笑，秋水傳歡的道：

「呀」，就這一聲中，卻回頭喚那趕車的道：「快讓過一邊罷，難道擠住了，便大家不走不成？」鶴山止不住也吩咐車夫道：

「快讓過一邊罷，難道把人家擠住了，不准他走不成？」那女子嫣然一笑。連兩個車夫都忍著笑，各把韁繩帶著牲口拉了開來。女子的車便得得過去。

鶴山忽叫車夫兜轉車跟著。車夫問：「到那裡去？」鶴山嗔道：「你知道到那裡去呢，給我走就是哩。」車夫不覺忍著笑，一步一步的跟著女子的車兒。那女子見在那裡跟上了來了，本要到別處去的，卻暗地叫趕車的回去。不多一刻，那車便停在個電光閃爍的門首。才下得車，早見鶴山也翩然下車，向著笑道：「虧有這一擠呢。」女子橫眸一笑，低著頭急急走進去了。鶴山先抬頭看著電燈下，見雪白銅牌，鑲著「挹芬寄舍」

四字，端詳著道：「怪不得珠圓玉潤，迥異凡庸，原是個名遍宣南的尤物呢。慚愧，慚愧！我長鶴山也算是走遍海內，閱人不少的了，卻今夕才見這佳人。」一面想，一面不應不由的走了進去。

門房中走出個人，吆喝道：「找誰？亂走亂闖的！」這也算鶴山生平沒經受的事，倒被他嚇了一跳。他的車夫忙趕上，將門上的人一指道：「你睜著賊眼瞧罷，尿喂昏了似的，連個高低多（都）不識了！」說時，門內走出個年輕丫鬟來，向那人擠了個眼兒。那人才一聲不敢出，自還門房去了。丫鬟這才笑向鶴山道：「請裡邊坐罷！」鶴山聽了這句話，如奉丹詔，忙吩咐車夫將車依著老例拉去。

原來鶴山的車，裝潢華貴，京裡沒個人不認識的。每到花埠冶游時，怕人家見了不雅，下車以後，總拉到大柵欄某旅館門首。好得北京窯子裡沒處不裝電話的，臨走時向電筒中一呼就拉過來了。這是鶴山顧借聲名的地方，不能不贊他一句尚知自好的。

閒話丟開。再說他隨著丫鬟進去，一路上都裝絕亮的電燈。

入了個月洞門，見院子裡種著一株丹桂，疊著數峰綠石。一個礮石的藥臼，蓄著一泓清水，養幾個修尾巨首的金魚兒。白旁攔著根藥杵，映著一彎新月，竟似陳宮月窟。靠北一帶純白紗窗，被室中電燈映得空明洞澈，不染纖塵。

才走到階畔，覺窗內人影一恍，卻記起羽琇山人「樓中有燈，有影婷婷，未通一語，化為春心。」四句來，便遲著腳步，咀嚼那四句的神味。只聽得窗內微語道：「怎還沒進來呢？」

接著又是個丫鬟打著簾了出來，見了鶴山同領道的丫鬟，笑道：

「蘭姐姐，娘可是叫你領著爺在院子裡玩的麼？」領道的笑道：

「爺自攔著腳步數竹竿兒，難道好替他搬著的麼？」

看官，鶴山橫豎在那裡咀嚼龔氏四句，且由他在窗外多立一刻，待在下先把京師菊部及挹芬來歷表白一回。那宣南菊部在前清同光時，是極盛時代。初有楊、王、朱、梅，後有惠芬、蘭顯，那些人的色藝，自是各擅勝場。還有件事，他們那些房子，都經都中幾個有名的清客收拾過來，鼎彝書畫，沒處不位置井然，雅整無兩。便是一簾一幾，一花一草，也娟潔清幽，足供品鑒。所以那些達官大吏，都把這種地方做遊宴勝地，還加幾個名士點綴著，說是某旦的墨蘭哩，某旦的工筆山水哩，某家的笙笛哩，某家的圍棋哩，把幾個歌郎鼓吹得玉琢金蟠，鸞翔鳳嘯。風氣所沿，遂成習慣，李郎之車，雲郎之硯，一時極盛。那女閭三百，翻成了選色下乘。惠芬等老去，接著便有瓊枝、蕊兒、翰香、晚芬幾個，一時競爽。那翰香、晚芬，尤擅歌場絕色，直把尊前一曲，奔走煞都下名公。那時有個南方名士替翰香做了一歌，其辭道：

廣陵一片繁華土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

碧玉何妨出小家，黃金大半銷歌舞。

昔年我亦踏香塵，十里紅樓遍訪春。

依然廿四橋頭路，不見三千殿腳人。

蕃釐地媪真奇慧，別產瓊花收問氣。

幻出秦楊白華，開成魏紫姚黃卉。

問姓紅樓舊世家，問名雲上玉無瑕。

二分占盡司勳月，一抹生成定子霞。

髻年便證明僮果，未向茵飄先囹墮。

小史真如日在東，詩人欲賦風懷左。  
吹台登罷又明湖，佼好人人說子都。  
緜嶺月明看控鶴，高唐風氣為錦駒。  
京國從來盛游衍，櫻桃萬樹櫻桃館。  
百戲魚龍鏡檻開，五陵鶯燕箏人滿。  
賈郎初到未知名，一曲登場萬眾驚。  
念奴解作九天聲。  
一時觀者皆傾倒，萬口同聲聽叫好。  
壓倒豐台芍藥花，休言晉國靈芝草。  
紅氍毹上湧華■，此寶乾坤不敢慳。  
大千秋色憑眉奪，五萬春魂借體還。  
紅梅閣唱西梆曲，豔鬼來時萬燈綠。  
落雁沉魚避笑顰，女龍雌鳳傳歌哭。  
香車寶馬帝城春，都為來看賈璧云。  
菊部諸郎空黯澹，椒房七貴致慙慙。  
從來一部婁羅歷，歌舞酣時國將畢。  
豈意羊車看璧人，已悲鳳闕遷金狄。  
移宮換羽亦傷神，蕭瑟還為去國人。  
解■多時留夏口，履珠昨日到春申。  
滬濱遍吸人間電，賈郎一到開生面。  
驚起鴛鴦卅六雙，擲盡鷹蚨三百萬。  
玉面金錢月萬元，歌台聲價試評論。  
名高始信優伶貴，俸薄誰求總統尊。  
瑤光奪婿堪愁煞，堆滿車中是羅帕。  
花裡秦宮豈願生，路旁衛玠還妨殺。  
我友羅君曾告餘，賈郎內行有誰如。  
梨眉老父長豐膳，椎髻閩人只儉梳。  
丹青酷嗜還成癖，竟日相依惟筆墨。  
書罷常教茜袖烏，客來忘卻朱唇黑。  
冶游聞更卻親藩，桃李冰霜孰敢乾。  
拂衣不顧沉沉者，辭輦真成望望然。  
昨觀所畫羅君諶，山水蕭疏得師法。  
協律難逢漢武皇，濡毫且擬張文達。  
京師我見梅蘭芳，嬌嫩真如好女郎。  
珠喉宛轉繞樛曲，玉貌娉婷絕世妝。  
誰知豔質爭嬌寵，賈郎似蜀梅郎隴。  
尤物同銷萬古魂，天公不斷多情種。  
卅載春明感夢華，只今霜鬢客天涯。  
還傾桑海千行淚，來寫優曇一朵花。  
讀這一歌，就可曉得當日都中菊部的盛況了。不想陰陽互代，突然有個絕世女伶，倚著名花傾國，把菊案全翻了過來。真是：  
巫雲楚水傳仙夢，